碧巖錄

卷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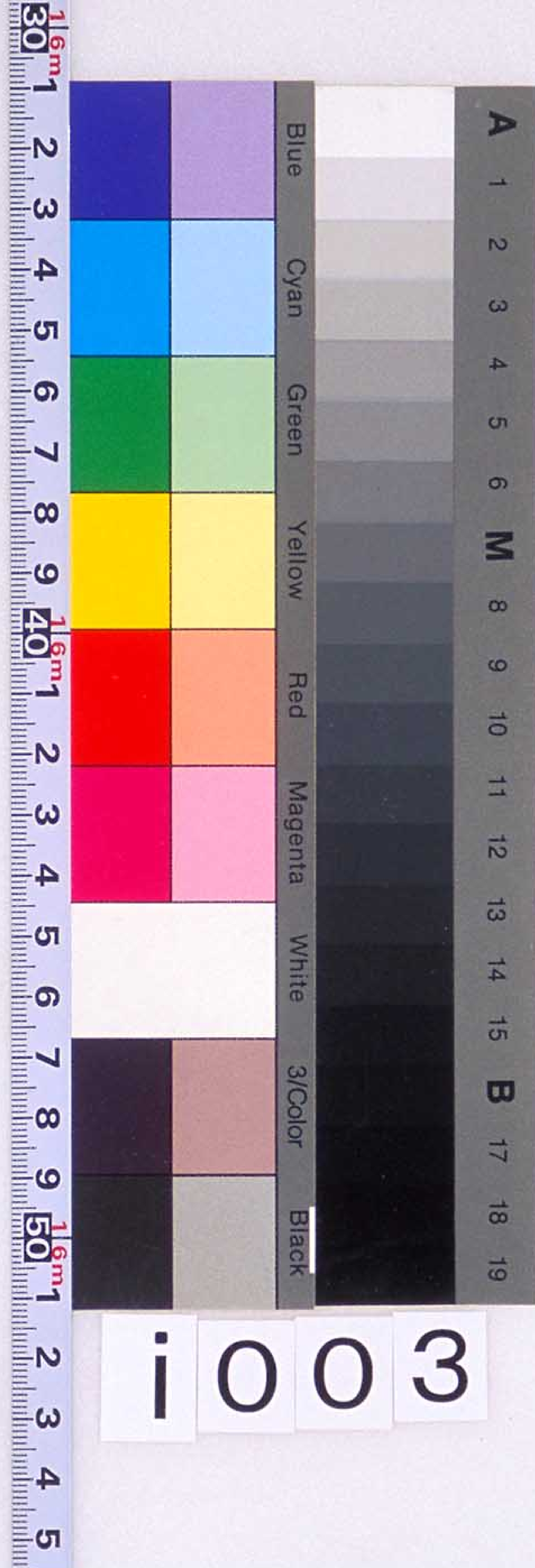
四



25
へ
1



貴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M
B
i003

趙州投明須到
龐蘊好雪片片
洞山寒暑到來
禾山四解打鼓
趙州七斤布衫
鏡清門外雨聲
雲門答六不收
招慶翻却茶銚
三聖透網金鱗
雲門塵塵三昧

雪峯云是什麼
趙州渡驢渡馬
百丈云野鴨子
雲門却展兩手
道吾一家弔慰
欽山一鏃破關
趙州云田厙奴
趙州分疏不下
趙州何不引盡
雲門主丈子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巻第七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緇素
須是作家知識劔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
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六十一

舉風穴垂語云興雲致雨也要爲主爲賓若立一塵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
他屋裏事不立一塵掃蹤滅跡失却眼睛和鼻孔失
出家國喪亡一切處光明用家國作什麼全是他家
屋裏事雪竇拈拄杖云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來
也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還我話頭來雖然如是
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知麼許

縱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為什麼出來謳歌。只為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云。金屑眼中

衣珠法上塵。己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為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著。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野老或顰蹙。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卻恁麼。須知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拈了。卻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為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胸。

野老從教不展眉。三十里外。有箇人。笑食。不中餧人

要且圖家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 要行即行要
住即住 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 你作麼生立 許謀臣
猛將今何在 有麼有麼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且莫點
胷 萬里清風只自知 旁若無人 教誰掃地也 是雲居
羅漢
適來鍵提了也 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 截長補短捨
重從輕 所以道 野老從教不展眉 我且圖家國立雄基
謀臣猛將今何在 雪竇拈拄杖云 還有同生同死底衲
僧麼 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 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
所以道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還有相知者麼 出來一坑
埋却 萬里清風只自知 便是雪竇點胸處也

垂示云 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 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
向一句下有殺有活 於一機中有縱有擒 且道什麼人
曾恁麼來 試舉看

六十二

舉雲門示衆云 乾坤之内 士曠人稀 六合收不得 宇
宙之間 休向鬼窟裏作活計 蹉過了也 中有一寶 在
什麼處光生也 切忌向鬼窟裏覓 祕在形山 點 拈
燈籠向佛殿裏 猶可商量 將三門來燈籠上 雲門大
師是即是 不妨誵訛 猶較些子 若子細檢點將來 未
免屎臭氣
雲門道 乾坤之内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 祕在形山 且道
雲門意在釣竿頭 意在燈籠上 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

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遥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奥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虚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麽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麽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也

是十分現成不可更有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麽道意作麽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内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

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
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
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剪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
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
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
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
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
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
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
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
醐上味若識不得反成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

了玄玄玄處直須領略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
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師終不將實
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
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 高着眼用看作什麼驪龍玩珠 古岸何人把釣
竿 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腦後見腮
莫與往來 雲冉冉 打斷始得百匝千重炙脂帽子鶻
臭布衫 水漫漫 左之右之前遮後擁 明月蘆花君自
看 看着則瞎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末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

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瞠 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著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本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鬧也一場漏逗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正令當行十方坐斷這老漢有定龍蛇手脚衆無對可惜放過一隊漆桶堪作什麼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泉斬貓兒為兩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盡是弄泥團漢賊過後張弓已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

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illegible]知[illegible]分明不
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泉
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
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
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
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
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 親言出親口 一句道斷 據款結案
撥動煙塵不柰何 看你作什麼折合 現成公案也有
些子 賴得南泉能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 王老師
猶較些子 好箇金剛王寶劒 用切泥去也 一刀兩段
任偏頗 百雜碎 忽有人按住刀 看他作什麼 不可放
過也 便打

頗 普禾切 偏也 音披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後
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柰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
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頭腦到處只管撥動煙
塵柰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他爭
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
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
據什麼令

四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
道者方知 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拖泥帶水

南泉云子若在卻救得猫兒暗拍相合前若少將
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晩間
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脱草鞋於頭上戴出
泉云子若在卻救得猫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
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脱草鞋於
頭上戴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
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
他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
作猫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郎
是你斬猫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

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
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
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輾喪車背後懸
藥袋長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
手拈來草不奇不發你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歸
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
處只為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
太奇

[illegible] 側六切塞也　搕 克盍切石聲同音榼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

極十三是十三巳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入他屋裏
人曾問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觸着磕着便轉具本分
作家眼腦纔聞舉着驀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
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
鬧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
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
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
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
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埀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剎海而
不矜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

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
也有些子香氣雙劍倚空飛賴是不問世尊良久莫
謗世尊其聲如雷坐者立者皆動他不得外道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伶俐漢一撥
便轉盤裏明珠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
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也要大家知鈍鐵着生鐵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
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拾得口
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

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
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諸會者不少有底
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
交涉幾曾摸索得著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
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
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
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
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
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
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
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

現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孚
巖真點智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羅外道會
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
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
省去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
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
五天溈山哲拈云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為高提森
羅萬象歷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趁狗逼墻
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鱍鱍地若計較是非
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
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

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
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
不分過由鞭影。眞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
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獰。雪竇頌云
機輪曾未轉。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走。
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明鏡
忽臨臺。還見釋迦老子麼。一機便轉。破也。敗也。
敗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
還見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放一線道。許儞
有箇轉身處。爭奈只是箇外道慈門。何處生塵埃。徧
界不曾藏。退後退後。達磨來也。因思良馬窺鞭影。我
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什麼
處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驅佛殿出三門去也。
轉身即錯。放過即不可。便打。喚得回鳴指三下。前不
搆村。後不迭店。拗折拄杖子。向什麼處去。雪竇雷聲
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本已
來諸人命脈。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
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
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良
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轆轆地轉。亦不

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事不然落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臥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覿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他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過髑髏要知來處也不難僧云西京來果然一箇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頭落便恁麼問好大膽僧云收得敗也未識轉身處第二箇漢如麻似粟巖頭引頸近前云㘞也須識機宜始得陷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頭落也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識甚好惡着也巖頭呵呵大笑盡天下衲僧不奈何殺天下人這老漢頭落處不得僧後到雪峰依前顢頇懞懂這僧往往十分納敗缺去峰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處也要勘過僧云巖頭來果然納敗缺峰云有何言句舉得不免喫棒僧舉前話便好趕出雪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辨端

的雖然如是且道雪峰巖頭落在什麼處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著便用這僧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閻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峰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箇因緣有節角誵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㘞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他

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
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
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
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
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
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
場蹉過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
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謂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
衲僧鼻孔為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
去本分宗師為人有時籠罩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
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峯倒被箇喫飯

楎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語人且
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行棒趕
出這裏誵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
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
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劍
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
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
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
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 弄个郎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鑞刀
子 大笑還應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不是

渠儂爭得自由。三十山藤且輕恕。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救得活。得便宜是落便宜。據款結案。悔不慎當初也。有此子。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須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此子天下人摸索不著。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藤且輕恕。須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舊恭參。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為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本則七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酒肆即不無。衲僧門下即不可。這老漢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須打葛藤。武帝愕然。兩囬三度被人瞞也。教他摸索不著。誌公問陛下還會麼。鶻鐘不當[illegible]債。胳膊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帝云不會。可惜許。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始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奉佛。遂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

公大士以顯異惑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遊讖隱顯逺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傅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感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傅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傅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一場狼藉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傅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傅大士只拈向上關棙子略露鋒鋩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攙過如一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汚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　只爲他把不住懷裏豈可藏鋒
却於梁土惹埃塵　若不入草爭見端的不風流處也風流
當時不得誌公老　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也

是栖栖去國人　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　傅大士與沒板齒
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
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
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
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
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
當時若不是誌公為傅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
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了　雪竇大意道不須他
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

栖作悽愴

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惹什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
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
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
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麁作細向酒肆橫拈倒用
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
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
得誌公老漢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關翻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箇活鱍鱍
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
請舉看
六十八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　名實相奪勾賊破家　聖云

惠寂坐斷舌頭攙旗奪鼓仰山云惠寂是我名自守
封疆聖云我名惠然鬧市裏奪去彼此却忘本分仰
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
落處何故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
頭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
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遊淮海到處叢
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
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
云磨塼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
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窻下一日有官人來
參仰山山問官居何職云推官山竪起拂子云還推得
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
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
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
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黄蘗拄杖拂子付潙山潙
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
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
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又奇云不知其名

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
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
惠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
攙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為摸索這
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
常情則歘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
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
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惠寂
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
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
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須了

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
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
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將謂真箇
有恁麼事騎虎由來要絕功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不
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百軍
州覓恁麼人也難得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只
應千古動悲風如今在什麼處既是大笑為什麼
却動悲風大地黒漫漫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

云我名惠寂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三聖云我名惠然
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
竇一時頌盡了也作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
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
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
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
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
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矣龍不知
何處去且道作甚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
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
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

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
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
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六十九】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三人同
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
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擲却陸
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
鑼同道方知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拈鼓三箇也得
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抽身是好人好一場曲調
作家作家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破當時好與

一掌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
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攀頭帶角者無有不
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爲人所恥這老漢三箇欲去
禮拜忠國師至中路被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
去也既是一上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
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
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
牢只在索頭邊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按葫蘆子相似
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
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

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
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
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
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
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
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先
中遶樹何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
風已周遮多時也千箇與萬箇如麻似粟野狐精一
隊爭奈衛南泉何是誰曾中的一箇半箇更沒一箇
一箇也用不得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泥團漢不

好歸去。娃却較些子。曹溪路上休登陟。大勞生。想料
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
足。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
抛身。雪竇亦乃半路抛身。好事不如無。雪竇也患這
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
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接箭
而戲。勅羣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問羣臣。羣臣奏曰。由
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
發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而殺。此乃神箭也。雪竇
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遶樹。何故却云
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遶
樹是圓相。若只箇如此。蓋不識古人之宗旨。不知太直處。
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攢簇。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
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
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著。只是弄精魂。若
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
炬三昧。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
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恁麼會。又作
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百
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
泉從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濺荊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
絕迹露躶躶赤灑灑平坦坦㵎然地為什麼却休登陟
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
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七十

舉潙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始誵訛君
向瀟湘我之東魯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
生道一將難求潙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丈云
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婆心切面
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潙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
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
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鋼子已被別人奪去了
也丈復問五峰峰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
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
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
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荊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
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搭板
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
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
鋒犯手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撥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

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
不柰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
爲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
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鱍鱍
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
頌云
却請和尚道兩蓋乾坤已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
荒草可煞驚羣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觸處清
涼讚歎也不及珊瑚樹林日杲杲千重百匝爭奈百
草頭上尋他不得答處蓋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

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
了也更就中輕輕撥又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潙
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麽近傍處不見僧問
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不
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他有
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
百年爲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
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
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他却
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
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仙藥服之長

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芝
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
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
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劒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
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
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
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
皆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七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八

七十一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阿呵呵
箭過新羅國峯云和尚也須併却擔旗奪鼓一句截
流萬機寢削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土曠人稀相逢
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潙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此子要是箇漢當面
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便用緊迅危峭不似
潙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
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峯答處當頭
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他
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轆地只與他一點雪霣

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也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拿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令人長憶李
將軍妙手無多子匹馬單鎗千里萬里千人萬人萬
里天邊飛一鶚大衆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中也打
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拔一拔云龍蛇陣上看謀
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横有鬭將底手脚有大
謀略底人定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
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
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

飛一鶚一箭落一鵰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
如一鶚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峯不
覺渾身泥水了也

二十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蝦蟆窟
裏出來道什麼巖云和尚有也未粘皮着骨拖泥帶
水前不構村後不迭店丈云喪我兒孫灼然有此答
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
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
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
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

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穎脫是則也是
只是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
開仙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荊棘林須是
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
搆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全底百丈見他如
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
子不踞地縱然有什麼用處可惜許兩兩三三舊路
行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身吐氣脚跟下蹉過
了也太雄山下空彈指一死更不再活可悲可痛蒼
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
奈不踞地獅子拏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
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
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
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
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
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三十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
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馬師云我今

曰勞倦不能爲汝説問取智藏去退身三千歩蹉過也
不知藏身露影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
藏也須與他一拶蹉過也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草
裏輥尾太蟲出來也道什麼直得草繩自縛去也十
分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分前箭猶輕後箭深藏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説問取海兄去不妨是八
十四員善知識一樣患這般病痛僧問海兄轉與別
人抱贓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忉忉從教
千古萬古黒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有些子眼
睛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黒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

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
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
非無離此四句絶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
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
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絶百
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
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
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懵懂走
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
些子撥着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
爲汝説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

這裏却不會且道為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
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
黒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
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掐盲地一時將
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
海頭黒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箇不安
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
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黒是暗頭合只管鑽研
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

校

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
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
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
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
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
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黒麼五祖先師道封后
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黒　半合半開一手擡一手搦金聲玉振
明眼衲僧會不得　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你
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匾擔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
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濟未是白拈賊

癩兒牽伴直饒好手也被人挞了也離四句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檢看向爺似有多天上人間唯
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無人無我無得
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黒且道意作麼生這此子天下衲僧跳不
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
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
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
正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鋩若
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
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
羅讖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
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
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
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達磨六祖皆先讖馬祖
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黒便見踏殺天下
人處只這一句黒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
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
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搊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
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

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
也却須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
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鬧在荅處荅在問處早是奇
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只唯我能
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
來求箇什麼大潙眞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荅
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
踏殺天下人

垂示云鏌鎁橫按鋒前剪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
出毗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
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搊 初尤切 拘也

哲

塵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
波意自殊 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
羅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
心是賊識賊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僧
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 不妨疑着
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席打令據欵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
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

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
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
床竪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
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
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
來人競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
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
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
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
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
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
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解壊却金牛
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白明白只快些
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
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慈悲漏
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
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衲僧
　不知落處兩手持來付與他豈有恁麼事莫謗金牛
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本分衲僧不喫這般茶飯若
是金毛獅子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許他具眼只恐眼

鋒

不近三千里外見諸訛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諸訛
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賓道兩手持來
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
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若是金毛獅子更不
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
缺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
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
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
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五十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烏臼問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言中有響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橛子一般些
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灼然正令當
行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
却是獅子兒臼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說什
麼一箇千箇萬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
屈只是見機而作臼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嘌子喫
苦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僧轉身云爭
柰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箇伶俐
衲僧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知他阿誰是君阿誰

是臣敢向虎口橫身忒煞不識好惡僧以前奪臼手
中棒打臼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
縱奪臨時臼云屈棒屈棒點這老漢著什麼死急僧
云有人喫在呵呵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臼云
草草打著箇漢不落兩邊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臨
危不變方是丈夫兒臼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
笑而出作家禪客天然有在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
盡始盡終天下人摸索不著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臼亦是作家若向
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

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
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臼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
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臼難奈這僧何臼云若
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
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一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
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轆地俱是作家
了這一段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
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
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柰杓柄在
和尚手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

身云般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脚下有衲底漢。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臼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臼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

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兩箇活鱍鱍地。都有血脈。針線不唯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 天下人總疑著。臭肉來蠅。天下衲僧總不知落處。

遣即難 不妨勦絕。海上明公秀。

互換機鋒子細看 一出一入。二俱作家。一條拄杖兩人扶。且道在阿誰邊。

劫石固來猶可壞 袖裏金鎚如何辨取。千聖不傳。

滄溟深處立須乾 向什麼處安排。棒頭有眼。獨許他親得。

烏臼老烏臼老 可惜許。這老漢不識好惡。

幾何般 也是箇無端漢。百千萬重。

與他杓柄太無端

已在言前漏令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棒只道過在什
麼處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殺慈悲尋常道呼
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即易要遣時即
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
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
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臼問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臼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臼云汝若
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
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

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
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
雪竇貴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
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
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以六銖衣
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
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
堅固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
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
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下時
須了末後更道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

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
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
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
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
烏臼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雪竇頌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富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
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
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七十六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要知來處也不難）（畐 拍逼切蒲也）僧云山下來（著草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不會言中有響諳含來知）他是黃是綠霞云喫飯了也未（第二杓惡水澆何必定盤星要知端的）僧云喫飯了（果然撞著箇露柱卻被傍人穿卻鼻孔元來是箇無孔鐵鎚）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當時好掀倒禪床無端作什麼）僧無語（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與和尚眼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手擡一手搦）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據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遇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討什麼碗）福云道我瞎得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丁字是作
家為什麼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
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
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以兩手
托幞頭脚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
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
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
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钁剗草丹霞獨以盆盛水
淨頭於師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
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
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他古人天然如此灑脫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傳燈錄
中載其語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
手脚似問這僧道甚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卻不通
來處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為收拾丹霞卻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
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漢元來不曾會霞云將
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

漢飯喫堪作什麽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
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
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
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麽不具眼不必盡問
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
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
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
得麽保福意謂我恁麽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
麽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
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過言猶在耳按
牛頭喫草光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
手四七二三諸祖師有條攀條帶累先聖不唯只帶
累一人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換手搥胸還我
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有然深天下
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無處尋在你脚跟下摸索
不着天上人間同陸沉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底人麽放過一着蒼天蒼天 厰 齒兩切馬屋無壁也 眨 側洽切目動也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
瞎得麽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
他頭教喫雪竇恁麽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

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
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
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褫
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
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
點撿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
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
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捉鳩向下
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
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
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
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七十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開旱地忽雷攙
門云餬餅
舌拄上齶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覺寒
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
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
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餬餅可謂道不虛行
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祖師
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
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

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
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柰你
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
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餬
餅五祖云驢屎比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
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便得親切莫將閑來閑看這僧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識羞慚麼還覺
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餬餅若
恁麼將餬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
餬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前三句解
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餬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

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
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
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
餬餅既是餬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
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似
粟縫罅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闕也自家不覺莫餬
餅塞來猶不住將木橛子換却你眼睛了也至今天
下有誵訛畫箇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咦人言語有
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illegible] 万六切塞也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

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見箇超佛越祖道理
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茆坑裏
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
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
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罅披離見也麼他
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餬
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卻更問是故雲門道餬
餅經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誵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
餬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
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卻向你
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群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
唧𠺕漢於浴僧時隨例入浴撞着露柱漆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惡水驀頭澆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
宣明更不干別人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成佛
子住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三面作什麼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條痕莫辜負山僧好撞
着磕着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
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
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
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

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眞般若若有所得是
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
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纔不消
得如許多葛藤以道箇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
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
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則
是觸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
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
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汎亦
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
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

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
合則為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
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
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方透
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
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
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
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入去妙觸處會取也
教眼須免得入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人直下
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打三十棒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箇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臥果然是箇瞌睡漢論劫不論禪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瞌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香水洗來驀面唾咄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屙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眠雪竇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只是惡水驀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驀頭驀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七十九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捋虎鬚青天轟霹靂自家不覺臭投子云是賺殺一船人賣身與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屙沸碗鳴聲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道什麼果然納敗缺投子便打着好打放過則不可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捋虎鬚抱贓叫屈作什麼東

西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又是賣身與你了也。
陷虎之機。也是什麼心行。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
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
上無角。含血噀人。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拒欵
未到擬。因什麼便休去。

𡱂 都木切臀也

投子料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
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
子作家。來風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繢子
教投子入。末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釣他後
語出來。這僧接他致處。道和尚莫𡱂沸碗鳴聲。與他一

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
咬豬狗底手腳。須還他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
右轉也隨他。阿轆轆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繢子要來捋
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繢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
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
子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
若是曲彔木床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
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擒投子。也行市到了。後舊不奈
投子老漢何。只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
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
不向前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為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壞人家男女
機輪無阻有什麼檫椏處也有此子放一得二換
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恁麼來也喫棒
不恁麼來也喫棒闍黎恁麼證他便打可憐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
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惜許爭奈出這圈繢不得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殺愁人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
退三千里百川倒流鬧湉湉教徒勞佇思山僧不敢

開口投子老漢也須是擲拄杖始得 古活切 水流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纔道投子實頭忽
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作麼
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轆地
全無阻礙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
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
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
後如何投子云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據常用此機答這
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
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
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是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徹監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弄竟還落潮中死。當實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鬧聒聒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岌嶪天地黯黑。若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岌 逆及切　嶪 逆各切

【十八】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閃電之機説什麼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俊鷂趁不及也。要驗過。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同參過。還會麼。過也。子云。念念不停流。打葛藤漢。

俊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雖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

然

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
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
爭柰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
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大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
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為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
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
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
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兮
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一念超凡聖，不作聲臥龍
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
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
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
行住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
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
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
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
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
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
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
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

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
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
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
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
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
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
始快活自在所以溈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
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
解如一瓶水注一瓶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為一方之師
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轆轆地更向急水上打

時眨眼便蹉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為恬靜古人
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
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
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
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 駛音史疾也
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也要辨箇
緇素唯證乃知茫茫急水打毬子始終 不貫過也道
什麼落處不停誰解看 看如嗜急也灘下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
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
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
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
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為趙州投子是
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活潑潑水打毬子投子道
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着眼
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
什麼處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八